



非 常 時 期 民 衆 叢 書

第 九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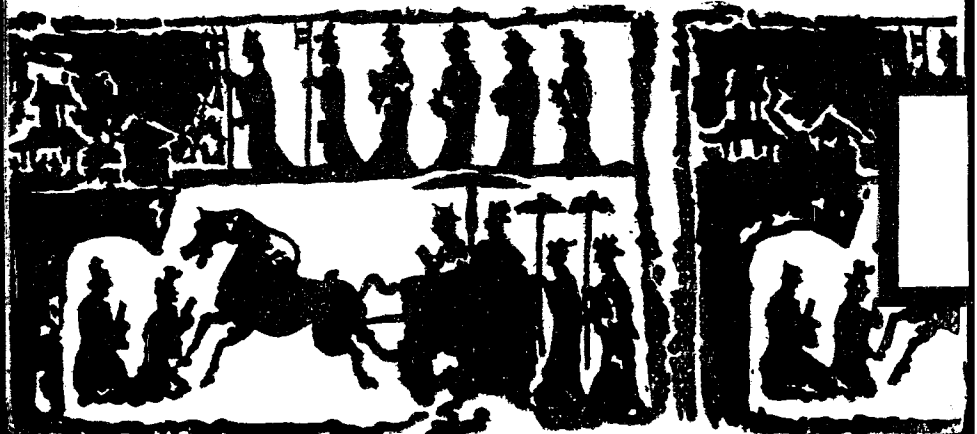
第 一 集

韓世忠大黃天蕩

教 育 部 民 衆 讀 物 編 審 委 員 會

編 著 者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3 2173 1119 4

宋道君父子誤中原

韓世忠夫婦破強敵



話說大宋一代，自太祖到哲宗，一百多年，共傳七個皇帝，這七個皇帝在位時候，可以說沒有一代是沒有外患的。常言道：「多難興邦」，列祖列宗深記着這句古訓，小心謹慎，應付得宜，所以雖有契丹和遼人之患，却也未嘗有傷大體。只因哲宗皇帝去世後，沒有嗣子，各位大臣，議立新君，認端王仁厚和平，可以繼承大統，因此便迎立



韓世忠像

徽宗。那徽宗原是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在諸王之中，並不算錯，可是他有一股公子哥兒脾氣，百事不管，成天價吟詩作畫，鍊道修仙，好像是一位豪門清客。他老人家登位以後，將朝政交給蔡京童貫一流人物，胡亂辦理。古語

說得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現在奸臣在位，一班忠義之士，非放卽逐，自愛的便早已自動告退，隱在山林，豈不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嗎？閑言休絮，且說徽宗登位以後，百事不問，在位二十多年，做了兩樁大事：第一樁是宣和元年，大興道教，詔天下郡縣，起建神霄宮，宗澤監工不力，貶職三級。第二樁是宣和四年，聯金滅遼，許割山前六州，酬謝金人。宣和五年，金人見中國政令失常，有南犯之意，七年，金人滅遼，派幹離不粘罕，帶領人馬分作二路，進犯中原。徽宗聞了探報，大驚失色，自思年紀已老，犯不着多事勞神，便下了一道「罪己」詔

書，將帝位讓給兒子桓，便是欽宗，他自己且到一邊，逍遙自在的享福去了。正是：

前門拒虎，後門迎狼，逍遙自在，絕無心腸！

欽宗登位以後，受賀已畢，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改年號爲靖康，貶斥蔡京童貫諸人，滿想勵精圖治，振作一番，可惜爲時已遲，金人長驅直入，連破相州、滑州、太原、汾州，飛渡黃河，直逼京師來了！欽宗聞報，慌了手脚，一面急令種師道、宗澤、李綱、張叔夜等，分頭抗戰，一面預備御駕親征，無奈當時漢奸在內，強敵在外，只是抵擋不住。靖康二年三月，金人攻破京城，將徽

欽二帝活活捉住，同時把皇太后、皇后、嬪妃、法駕和一切金銀財寶、工匠娼優、男女人等，擄掠而去，民間的損失，更是不可勝計！正是：

道君皇帝有高才，坐看胡兒入境來，

太上無靈身被辱，神霄宮是受降臺。

不說金人攻破都城，將徽、欽二帝擄掠而去，且說濟州這邊，有一枝人馬，是康王所轄。那康王姓趙名構，是徽宗第九子，當初曾奉命出使到金國，回國以後，拜河北兵馬大元帥，屯駐濟州，這時京師失陷，二帝被擄，康王待要拯救，已是及不及，便捶胸痛哭起來。當有左右大臣，

上前奏道：「事已至此，悲痛也是枉然，國不可一日無君，殿下宜早正大位，以安人心。」李綱、宗澤也一旁奏道：「商邱離此不遠，背山帶河，漕運極便，是當年太祖高皇帝發祥之地，可以正位，徐圖恢復。」康王當卽准奏，馳向商邱，登天子位，改商邱爲南京，定年號爲建炎，卽宋高宗是也。高宗登位以後，大封羣臣，拜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拜宗澤爲龍圖閣大學士，留守汴京，其餘諸人，亦各有賞賜不提。且說金人擄得徽、欽二帝、皇后嬪妃、金銀財寶、娼優工匠人等，班師回國，將二帝安置在五國城中，百般凌辱，此時聽說高宗已在商邱卽位，

遂又命太子兀朮帶領人馬二十萬進犯。這邊高宗據報大驚，便與羣臣商議和戰之策，早有一班貪生怕死之人，力主議和，並請高宗遷都江南，暫避賊鋒，高宗心想江南爲繁華之地，遷都前去，倒也安樂，當下准奏。惟有李綱，堅持不可，說：「古來帝王，都起於西北，可以據中原而有東南，倘若放棄中原，不但金人要乘機侵擾內地，便是國內人民，也要不服，如果羣起作亂，那時陛下縱然再想回到舊京，恐怕也不可能了！」高宗不理，逕遷揚州。這邊李綱見忠言逆耳，也怏怏自去。從此高宗在江南，重用汪伯彥、黃潛善二人，眼見江南繁華，便也每日裏絃管笙歌

，逍遙自在起來，毫不以恢復失地爲念了！建炎四年，金人大舉進犯，連陷河南、陝西、河北、山東一帶，兵下徐州，高宗聞報大驚，忙召羣臣，商議遷都之策，大臣張浚、辛企宗請遷到湖南，大將韓世忠怒目叱道：「國家已經失去河北、山東，如果再棄江、淮，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再退？況且兩湖閩嶺，路途遙遠，現在分兵送駕，此地派誰防守？」高宗見世忠說得有理，便命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駐守鎮江，自己却假巡幸爲名，從蘇州跑到杭州（臨安）去了。後人有詩譏刺高宗道：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高宗遷都臨安以後，並不以恢復中原爲念，滿朝大臣，也都偷安苟且，百般奉迎上意，做出些不尷不尬的事來，按下慢表。却說兀朮帶着二十萬金兵，紛紛向南殺來，沿江宋軍，非降即敗，金兀朮兵渡長江，建康（南京）守將杜充，獻城投降，金兀朮入城以後，且不南下，將人馬折向安徽，從徽州、廣德，直撲臨安去了。這邊韓世忠，堅守鎮江，不見金兵南下，甚是詫異，後來軍探報道：「金兵轉向安徽，猛襲臨安！」世忠忙說不好，便心想一計，將人馬分作三路，向後撤退，第一路是前軍，退駐青

龍鎮，扼守江、浙要衝，第二路是中軍，退駐江灣，截斷金兵歸路，第三路是後軍，退駐海口，以便和水師呼應。分派已畢，單騎趕向杭州，入京保駕。誰知世忠到時，高宗早已渡過錢塘江，逃向寧波（四明）去了。韓世忠追到行在，叩請聖安，高宗喚他隨朝保駕，不必回軍，世忠跪奏道：「陛下旣已平安到此，臣願歸回防地，和金兵決一死戰。」高宗明知不能堅留，只得聽他自去便了。這邊金兵攻破臨安，大殺十日，將民間金銀財寶，劫掠一空，預備班師回國。這日走到秀州（嘉興）地界，正是建炎五年正月十五日，俗稱上元燈節，早有軍探報道：「前面不遠

，駐有大宋韓世忠軍隊，「兀朮大驚，忙令再探，一面吩咐人馬，須得小心，不要被他知道。不一會，軍探又來，跪地報道：「今日爲上元佳節，韓世忠軍中，掛燈結綵，犒賞三軍，正在歡呼痛飲。」兀朮仰天笑道：「此天亡中國也，方今君憂臣辱，大將不以收復失地爲心，但歡呼痛飲，我何懼哉！」便下令解嚴，叫三軍慢慢行走。這邊韓世忠酒過三巡，早有軍探報來，說：「金人看我飲酒，不加防備。」世忠大喜，急忙傳下一令，星夜開拔，不一時趕到鎮江，在焦山、金山一帶，設下埋伏。這時金軍尙未知道，隔不多時，金軍緩緩開來，先頭部隊，向焦山寺進

發。兀朮和左右軍師，逕到金山寺駐紮，誰知進得門來，一聲鼓響，湧出無數軍馬，向前衝殺，兀朮大吃一驚，慌忙退出，待要跨上馬去，不提防跌倒在地，這時正在黑夜之中，兩軍廝殺，不辨東西，僥倖那廝在忙亂中，逃下山去，不曾被韓世忠活活捉住，總算便宜他了！再說金將李選，帶領金兵，向焦山進發，猛不防被宋軍團團圍住，大

徽欽二帝被金人劫去



殺一陣，李選不能取勝，沒奈何只得投降，韓世忠叫帶過一邊慢慢發落。此時天色已明，金兀朮冠帶脫落，逃回後方，仰天歎道：「我出兵到此，從沒有吃過敗仗，想不到今天碰上這廝，幾乎失去性命，好險哪好險！」便傳下將令，將兵紮住，休息幾天，約期大戰。這日，韓世忠正在江邊，督造戰船，忽有軍門報道：「金營派人，來遞戰表！」韓世忠接過一看，回到帳中，批了個「准」字，交還來人，當即傳下將令，調齊水陸大軍，準備廝殺。看看戰期已到，金兀朮親領大軍，上前挑戰。宋軍旂門開處，早有一員大將，不慌不忙，一馬當先，立在陣前，那人身披鐵



黃天蕩大戰金兵

甲，手執令旂，乃大將軍韓世忠是也。兀朮見了，不覺一怔，便欠身道：「來的敢是韓將軍嗎？久仰大名，果然英武！」韓世忠略不答話，將令旂一揮，早有一枝人馬，衝上前來，向金軍陣裏攻殺進去，金兀朮見了大怒，號令三軍，奮勇抵敵，兩軍金鼓齊鳴，殺成一片，不分勝負。這邊韓世忠再把令旂揮動，一聲砲響，大江上擁出百十條大戰船，一字兒排列，當

中一船，繡旂招展，旂下立着一員女將，乃韓夫人梁紅玉是也。只見她身披金甲，手執鼓槌，生得玉顏花貌，霧鬢雲鬟，不一會，一陣鼓響，亂箭齊下，只射得金軍陣中，人仰馬翻，奔跑不迭。這邊韓世忠揮動令旂，伏兵齊出，將金兵追殺得尸積如山，血流似水，金兀朮抱頭鼠竄，落荒而去。這時日已下山，韓世忠也不追趕，鳴金收軍，按下不表。且說金兀朮逃回營中，長吁短歎，暗想韓世忠那廝，好生了得，宋朝文武，都像此人，我們也不敢來了。但事已至此，何不如此如此，再作計較！便一面派人到瀋州向撻辣求救，一面修下一書，派人送到宋營與韓世忠求

和，信上寫道：

韓大軍將麾下：軍前聆教，誠惶誠恐，夫興亡繼絕者，將軍之事也，遣使通問者，卿士之誼也，今謹獻名馬十匹，並臨安所獲金珠十斛，以求假道，永弭兩國之兵，重修百年之好，伏維哂納。……」

世忠拆信一看，呵呵大笑，忙令快喚來人，和他去說，我不要名馬，也不要金珠，只要還我中原，送回二帝，萬事皆休！那人奉命，抱頭而去，走到金兵營中，向兀朮說明此意，兀朮沒有辦法，只得高懸免戰牌，閉門不出。再說金國軍隊，北方的元帥，名叫撻辣，駐在濰州，這日

接到兀朮求救文書，好生氣惱，想不到宋國君臣，也有韓世忠這樣人物，忙派李堃太一帶兵十萬，到淮東救應，李堃太一不敢怠慢，帶兵去了。這邊兀朮自敗回軍中，好生沒趣，這日忽接北方軍報，說撻辣接到文書，已派李堃太一帶領十萬人馬，前來救應，心中大喜，便傳下一令，命衆人悄悄地搜捕一切民用船隻，以備運兵，號令去後，如虎如狼的兵士，便把所有民船，一概扣住，按下不說。再說韓世忠自從大勝以後，將長江緊緊扼住，日夜巡防，不准金兵一人偷渡過去，他又恐怕防守不嚴，更令百十隻戰船，密排江面，每船前後，都派精兵，用鐵索連繫大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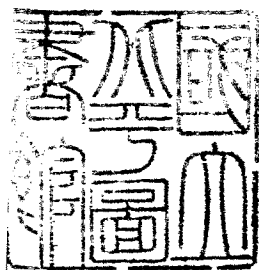
吩咐衆人，如果金兵偷渡，不必聲張，只要悄悄地將鉄鉤拋上敵船，將他一曳，事便完了。分派已畢，專候動靜。這日軍探報道，淮東一帶，金兵十萬，由李堇太一率領，向我進攻。世忠笑道，此敵軍聲東擊西，牽制我軍之計也，遂卽傳下一令，令我軍全部上船，金兵挑戰，不准理會，我軍但把江面守住，不准金軍偷渡一人，使他們兩邊失却照應，他們便不急死，也得餓死了。話猶未畢，只見江南金軍，有移動模樣，金兀朮指揮衆軍，登上民船，向江心衝來，同時江北金軍，金鼓齊鳴，搖旂吶喊，向我軍船上，亂箭齊發。世忠且不理會，站上船頭，揮動令旂，將

戰船分爲兩路，一路由世忠親自率領，抄向金軍後背，一路由梁夫人率領，繞向金軍前方，不一會，把金軍小船，團團圍住，只聽得一聲號砲，大船上鉤橈齊施，可憐金軍小船，躲避不迭，都被宋軍搭住，紛紛曳入江底去了。幸虧金兀朮在後押軍，離船還遠，未曾搭着，便急急掉轉船頭，向岸逃去。韓世忠看見如此，一船當先，緊緊追上，追到黃天蕩盡頭，兀朮眼見性命難保，便立上船頭，大喊道：「韓將軍且莫追趕，我有話要和你講個明白，便死也甘心。」世忠聽了，吩咐停船，上前答道：「事已至此，講什麼呢？」兀朮道：「宋君失道，民生凋敝，我國興仁

義之師，助宋滅遼，遼國已滅，宋君不送山前六州，這也罷了，又步步設防，不利於我，是何道理？」世忠答道：「我是軍人，不懂政事，但知守土有責，你何必多問？」兀朮道：「將軍的話，說得不錯，但是良臣擇主而事，鳳凰擇木而棲，宋主暗臣愚，國貧民弱，將軍又何必代他出力？」世忠道：「食國之祿，忠國之事，方今天下有道，中興可期，我是中國人民，難道不該替中國出力麼？」兀朮道：「以將軍之忠義，原該替國家盡力，不過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你雖盡力，也是枉然，如能轉事大金，同取中原，與將軍分茅裂土，豈不更好？」韓世忠聽了此話，

十分忿怒，大喝一聲道：「哇！什麼話！我韓世忠豈是這種人？——金兀朮見話不投機，便拱手作揖道：「一時失言，萬請勿罪，現在諸事不提，但請你放我一條生路，我願獻金綰十萬，仰酬高誼。」世忠笑道：「你不要看錯了人！現在我什麼都不要，只要還我兩帝，復我失地，你如辦到，我便放你！」兀朮見不是路，吩咐開船，向前逃逸。世忠見了，緊緊追上，無奈風狂浪急，大船行動緩慢，被他逃去。世忠一時情急，便一手挽弓，一手拈箭，廳的一聲，向前射去，不偏不斜，正中兀朮肩上，只聽哎呀一聲，隨手而倒。韓世忠看那小船去得已遠，追趕不上，便鳴

金收軍，退回鎮江。從此次戰爭以後，金軍不敢南向一步。捷報上去，詔書慰勞，封韓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威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封梁紅玉爲安國夫人，此是後話不提。



非常時期民眾叢書

教育部民眾讀物編輯委員會編

每冊實價五分

第一集

輸財救國
牛販子却敵
威將軍平倭
韓世忠大戰黃天蕩
岳武穆收復朱仙鎮
立志復明的鄭成功
班超
平壤血戰黃海
戰黃海
不怕死的文天祥
第二集
四義士
深明大義的富翁
我軍的神勇
最後的一顆子彈
好國民
胡阿毛
淞滬血戰記
禦侮救國
一篇痛心的認識和防範
漢奸的認識和防範

第三集

戰時的農民
戰時的商人
戰時的工人
戰時的婦女
後援工作
戰地服務
消防常識
救護常識
防毒常識
防空常識
第四集
抗戰與自給自足
抗戰與棉絲業復興
抗戰與工業復興
抗戰與農村復興
抗戰與華僑動員
八百壯士
滕縣將士殉國記
台兒莊
日本是一隻紙老虎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非常時期
大眾叢書

第一集

第九冊

(1942)

韓世忠大戰黃天蕩

實價國幣五分

編著者

教育部民衆讀物
編審委員會

發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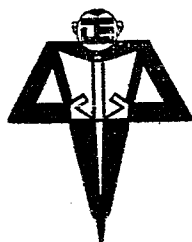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SKBC
MG
1246.8
61 13